

馨香一瓣

花开如禅

□陈燕松

晚风拂走四周纷扰
晨曦徜徉摇曳的枝头
注视 等待
阳台 那株花又开了

花开如谁? 像爱人么
熟悉 且陌生
温暖越过阳光而来
偶有暗香掠出水一样的月纱

在花之上 云羽栖栖
在花之下 泥土惶惶
漂浮 或者深沉
都是花自由的宣言

有时新鲜扑面
有时残英轻颺
如同一起起落的红尘
如同绵绵延延的生命
那年寒冬 茼蒿开着黄花
父亲悄然告别了我们
今年仲夏 荞麦开着白花
母亲含笑赶上了父亲
在思念他们的日子
隐约听见花开的声音

静静的江河
静静的岁月
注视 等待
这株谢了 那株开了

花开如谁? 如谁
如同张扬的心花?
如同凝结的泪花?
如同叠叠的浪花?
如同漫漫的雪花?

有人说 花开如禅
怕是看得 说不得
我想 不说也罢
只要我能看得见这花

冬至

□李涌钢

又到樟树含霜,露出透明的薄
晶莹地摇曳或者轻轻地呼唤
紫荆树上开放的满枝紫花
掉下几朵洁净的美
能否
作为滚烫的汤圆
鲜活的装束
来预祝新年的到来

想飞越九龙江渐离渐近的水声
找回那些水波荡漾
老人静坐船梢戏水吆喝
粗犷而雄厚
孩子光着屁股
像泥鳅一样滑入水中
涟漪和美人鱼
以及雾气成为江河一景
一到早上就像少女的长发
舒缓飘逸
在山河裁剪河滩和山峦

把每一扇门打开
迎接轻摇窗帘的寒气
许多喜事还有多变的风云
似乎更让我们铭记刻骨
今年的许多往事



冬日画卷
黄子君 摄于闽南水乡

一缕温馨

冬至,温情的记忆

□宋阿芬

春花绚烂,夏木峥嵘,秋风瑟瑟,冬雪皑皑。一年四季的轮回,转眼冬至至来了,如一位稳重端庄的女子翩翩而至,又像一首悠远的古典音乐,在冷冽的时光中,流淌出一份厚重与安详。冬至后白昼渐长,阴尽阳至,阳气渐舒,虽瑟瑟寒风,叶落萧萧,但一切都孕育着无限春意与生机。毕竟,冬至阳生春又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冬至,在闽南漳州俗称“冬节”,是个很重要的节气,冬至节气的来临,预示着真正冬天的到来,这一天白天最短,晚上最长。正所谓“冬至一阴二阳”,在《清嘉录》中,有“冬至大如年”之说。北方冬至有宰羊、吃饺子、吃馄饨的习俗,在漳州,一提起冬至,就会想到祭祖、吃冬节圆的习俗。冬节圆成了我们共同记忆的符号,也承载了许多今天值得我们去共同追忆的东西。

人们常说“冬至小年兜”,每逢冬至,家家户户都要搓冬节圆,搓冬节圆如同一个文化信号,唤醒我们共同的记忆,拨动我们细微的情感。冬节圆也叫“尾圆”,元宵节搓

的元宵圆叫“头圆”,这样头尾都圆,象征着全家人一年从头到尾都圆满安康。汤圆又称“米圆”,其实就是用糯米做成的丸子。最早搓汤圆的工序是很考究的,首先把浸泡好的糯米,隔天磨成浆装在布袋里,再在布袋上面压块石块沥干水分,便成了黏稠的糯米团了,将它搓成圆子的形状下锅煮熟,汤圆便大功告成了。因有圆圆的外形,古人便以之象征“阳”,以表示阳气渐生、春天即将到来之意。如今,做汤圆的工序简单,只要把现成的糯米粉掺入热水,揉成面团,将糯米粉团揉到一定软度,至表面光滑,就可以搓汤圆了。大人们搓汤圆时还会饶有兴趣地边搓边说:“搓圆搓圆,大家都赚钱。”

最撩人口味的就属吃汤圆了,闽南话说“冬节过,加一岁”。全家人坐在桌边,吃着碗热腾腾的冬至圆,有嚼劲、有弹性、滑滑的、香香的、甜的、咸的、各种口味萦绕齿间,说不尽的甜蜜,道不尽的幸福……冬至的情愫宛若沁香四溢的汤圆,每一个汤圆都是美好的祝愿,热腾腾、香喷喷,顿时驱走严寒的寒冷,心中的暖意油然而生,告别旧日时光,祈求来年的日子即使没有红红火火,也要平静安康,或许这就是我们朴实的漳州人最朴素的人生愿景吧。

冬至吃汤圆,不免想起一副对联:“九龙江上日日冬节,六鳌港内夜夜元宵。”这副对联的传说作者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大学士蔡新,漳浦县人。有一天,蔡新要到漳州府参加岁考,而从漳浦县到漳州府必须经过九龙江。蔡新五更赶路,来到九龙江已是日头偏西,肚子也饿得打响鼓。九龙江上有一个70多岁的老汉常年在这里卖汤圆,排队买汤圆的人排成了长龙,蔡新眼看日落西山,便求长者先卖给他。无奈,卖汤圆的老汉说:“我卖汤圆,不分幼年长、身份贵贱,都是先来先买。”“我有一句上联,‘九龙江上日日冬节’,你如果能对出下联,我马上把汤圆卖给你。”蔡新一听这八个字却包了地理、节令、民俗,他一时对不上来,惭愧得满面通红。几年后,蔡新进京赴考中了

进士,衣锦还乡,入闽后由水道坐船回家。当船驶到漳浦的六鳌港湾时,已是夜晚,只见渔船上渔灯齐明,倒映入海,如元宵夜华灯璀璨。蔡新文思如泉涌,不禁脱口而出:“六鳌港内夜夜元宵。”蔡新突然想到这不正好和当年老汉所出上联相对吗?

冬至,老家一直有祭拜祖宗的习俗。家族人到祖宗的坟头添把土,上炷香,还在家备些酒菜,烧些纸钱,祈求祖宗们保佑一家人来年的平安与发达。年幼时我对上坟祭祖懵懵懂懂,只知道有模有样地学着大人虔诚地叩头祭拜后,好吃的我们终究是要大饱口福的,如蒸



红糖汤圆 李月凤 摄

蛋糍、甜糍等糕点。氤氲在我的记忆深处的还有奶奶常说的冬至闽南谚语:“冬节在月头,要寒年眼兜;冬节月中央,无雪甲无霜;冬节在月尾,要寒二月”……如今,在漳州城,冬至祭祖的习俗已经比较少见,但在县城及周边部分农村,还保留着上坟祭祖的习俗,世家大族有祠堂的,族众聚集,共同祭祀先祖。诚然,节日是用来纪念的,习俗是用来传承的。不管以何种方式纪念,都是传承绵延一种生活方式与精神信仰。

不管岁月怎么变迁,属于冬至那温馨醇厚的乡愁不变,节日唤起的我们终究是要大饱口福的,如蒸

大约从我记事起,按照我们闽南沿海的习俗,大年初三这一日,母亲总要带我们去四里开外的外婆家拜年。

一大早,母亲就急急忙忙地叫我们穿上新衣服,把脸洗干净。她也会认真地打扮一下,然后头上插上一支红花簪子,就准备出门了。在母亲眼里,回娘家仿佛是一个很神圣的节日,礼仪须隆重,而凑足八样礼品是必不可少:长寿面、土鸡、填鸭、冻猪蹄、大鲤鱼、福橘、甘蔗,还有茶叶或者香烟等。这数字“八”,自然是希望年年“发”,事事“旺”,其它各样礼品亦皆有寓意:长寿面,是祝愿外公外婆能身强体健,长命百岁;大鲤鱼,是祈盼来年年年有余,鲤鱼跳龙门;至于福橘,是希望大家幸福平安;而甘蔗,则期待新的一年每个人都“节节高”,不断进步……

这种年俗,虽然对于年幼的我们来说,未必全然懂得其中的寓意,但总觉得颇为有趣。你想,在簇新的新年阳光里,沿着那条青青的田间小路,跨过淙淙流淌的小溪流,一家人挑着箩筐提着篮子,兴致勃勃地赶往外婆家,不是一件很美丽的事吗?

约莫行走半个小时,我们就到了那个熟悉的古厝里。那时候,外婆总是满脸堆笑,她坐在一把老式交椅上,亲切地喊:“乖团,都来了。”然后就会抬起柔和的双手,一只搂抱在我们的腰间,另一只则轻轻地抚摸我们的头。我们都羞赧地伏在她温暖的怀里。

不一会儿,三姨一家子、四姨一家子也从很远的隔壁乡镇村庄赶来了。因为大姨嫁在同村,小姨还没出阁,所以她俩很早就忙着洗菜切肉,准备午餐。母亲原本就是个料理家务的能手,所以,她一扎上围裙,就加入了灶间的忙碌队伍。

午餐真是丰盛极了!不必说热烫香酥的五香,粉糯可口的烟筒,也不必说油而不腻的肥鸭,肉质鲜美的土鹧鸪,单单那些柔软丝滑、冰爽甜润的冻猪蹄就足以让人一饱口福,大快朵颐。那时候日子并不宽裕,寻常日子都是节衣缩食的,好不容易等上这么一天,吃上一顿团圆饭,无论大人小孩,自然都要美美地享受一番。

不过,在动筷子之前,女儿们都要先夹几块肉几个菜给外公外婆,以示孝敬。两位老人家则会把肉和菜夹到孩子的嘴里,一个一个地喂着,大家有说有笑,真是其乐融融。

这个时候,男人们自然会喝上几口自家酿制的米酒,因为大舅好酒,他总是招呼几个姐夫姐夫对饮一些,一来二去,大家往往喝到脸红耳赤,全然忘记了回家。外公开心的时候也会喝点,但是他大都喜欢安静独处,所以一吃饱,就搬了一只凳子,坐到门外空地上,在新年的暖阳下晒着,眼睛望着不远处的田野、小河和春山,然后点燃一支烟卷,慢悠悠地抽起来。

女人们吃到开心时,也不闲着,她们会围着外婆,哼唱起闽南歌,那时候最流行的是《爱拼才会赢》,“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反反复复,边跳边唱,兴奋起来还有人拿着小盆子打着节奏,拍着手掌大声喝彩,好不热闹,引得老人家乐得合不拢嘴,眯着眼睛,幸福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大人有大人的欢喜,小孩也有小孩的乐趣。几个表兄弟表姐们溜出去,到房子东边的老荔枝树下,找块平整的地儿,就在那边玩跳棋,或者弹玻璃珠,或者捉迷藏,或者吹鸡毛嘟嘟。春风拂动着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也拂动着孩子们铜铃般的笑声,整个村庄仿佛沉浸在一片快乐的海洋。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斜阳已经挂在西山,热闹了大半天,终于到了即将分别的时候,母亲的几个姐妹很是不舍,毕竟又要长久地分离各地了。但是,小孩子照例会有一份惊喜。只见分别时,外婆会从厚厚的棉布袋里轻轻掏出一小沓红包,用柔柔的语气叫唤着我们孙辈的一群孩子:“来来来,每个人都有一份红包,祝愿你们平平安安,聪明进步!”我们都觉得如获至宝,欣喜异常。

怀揣着外婆送给我们的这份祝福,这份快乐,我们又跟着母亲的背后沿着来时路回去了。

“一樽岁酒拜庭除,稚子牵衣慰老居。奉母犹欣餐有肉,占年更喜梦维鱼。”真的,外婆家的春节是热闹的,是喜庆的,更是幸福的!

往事回眸
外婆家的春节

□洪锦城



跨江江景

张伟忠 摄于漳州江滨公园

吾乡吾土

桔子熟了

□李艺群

入冬,桔子熟了。群里有人发桔子熟了的视频,推销自己老家种的桔子。我对桔子有特别的情愫,就点进去看。一个个扁圆形的桔子,挂在枝头。阳光照射,散发着金黄色的光芒。风一吹,摇摇晃晃的桔子像小儿摇头晃脑地读“之乎者也”,让人忍俊不禁。隔着屏幕,我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

儿时,村里有一户人家种桔子。周老伯种桔子如同地下党搞活动一样隐蔽。一根根手腕粗的竹子深深插进土里,再横上一根竹子,用铁丝仔细缠绕,连接起每一根插入土的竹子,使之形成坚固的篱笆。竹篱笆外围还种上带刺的三角梅,形成第二重屏障。“双重包围”之下,没人知道周老伯在园子里种啥,待到树上挂果了,大家才知道种的是桔子。

冬日里的荷塘,自有一番清趣。前几天忽然心血来潮,去塘内湖。无意瞥了一眼池塘里的荷,三三两两,或慵懒,或疲倦,旁若无人地在池中,斜躺着的也有,耷拉着脑袋的也有,甚至扬起笑脸的亦有之,参差着撩人的心情,令人心生怜爱。这几天时不时地想,总有过去再来看看的冲动。

午后得空,一个人再次前往塘内湖。雨丝有一搭没一搭地飘着,是这“大雪”过后冷冷的冬天。

到了塘内湖,沿着小径直走向荷塘。那荷仿佛等我许久,盈盈脉脉中多少的思念默默倾诉。花开的时节,人们簇拥着前来欣赏。如今,人们更热爱的是扛来一套音响,唱起歌来。有了歌声,不管白天或是夜晚,塘内湖公园的名字便更加响亮起来。

午间,没有了音响,便也没有歌者嘹亮的嗓音,塘内湖清静了许多,只有荷叶旁侧的亭子处传来孩子的声音。仔细一听,像是正在背古诗,奶声奶气的,和着一群鸟儿啾啾的鸣叫声,仿佛天籁,很是享受。

其实,这个时节欣赏到荷花盛开时那一倾碧波荡漾之中的粉妆玉

周老伯是全村种桔子的第一人。黄澄澄的桔子挂在枝头,引得全村的老老少少垂涎。好多人都想进桔园尝尝桔子是啥味儿,请教如何种桔子。明着跟周老伯说吧,耳背,喊半天,也没有回应。明的不行,那就来暗的,趁他不在园子里,偷偷摸进去,想尝几个就摘几个,岂不是更美?绕了篱笆一圈,才发现两米多高的篱笆,翻不过去,也扒不开。周老伯当初就料到会有这种情况吧!

池塘抽水捕鱼,水位很快就下降了。桔园一面紧挨着池塘,没有围篱笆。下到池塘里,再爬上桔园的池塘岸,就能顺利进到桔园,终于让我们几个小孩逮到了机会。桔园里,看着枝梢上的大桔子,我们馋得直咽口水,却苦于够不着,一直在树下打转,负责放风的小伙伴催促,只好将就摘了几个低矮枝上的、还绿着的桔子,匆匆逃离“作案现场”。爬下池塘的时候,还是远远地被周老伯看到了。周老伯朝桔园狂奔而来,我们一路跑,桔子一路掉。因为做贼心虚,跑一会儿就腿脚软,索性躲进茅厕里,几个小伙伴缩在茅厕最里面的角落,大气不敢出。最终还是被赶来的周老伯揪出来,直奔我们家,因为我们家有两个小孩参

与“作案”。偷摘桔子,被抓现行,还被揪着上门告状,母亲狠狠地“赏赐”我们一顿“竹笋炒肉”,我们在哀嚎声中背下来一句方言:小的时候偷割葫芦,长大了偷牵牛。以我们小孩子的心性,去偷摘桔子,无非就是新鲜、刺激、好玩。但母亲认为,从小长了小恶之心,长大了就会长大恶之心,一有恶念萌芽,都必须扼杀之。

父亲回家后就得知事情的始末,去了周老伯家,我们都认为父亲是去道歉的。那知第二天傍晚,周老伯挑来了一担刚摘的桔子,我们错愕不已。原来是父亲订购的,每天一担桔子,直至桔子全部摘完。晚上,父亲叫我们一起去挑选桔子,大果、中果和小果分别放进不同的箩筐。父亲说,桔子用大小来区分价钱,人是有用没用来区分价值的;挤压到和戳伤的桔子,是断不能拿出来卖的,一颗桔子的质量不好,会影响整筐桔子的品相……父亲用他的生意头脑帮助周老伯卖出所有的桔子,也让我们吃上惦念已久的桔子;父亲用他的睿智现场教学,引导我们走正道,做正直、有价值的人。

那一年桔子熟了。周老伯收获桔子,我们收获人生道理。

我不禁感慨,桔荷之所以令我神伤,是因为我对生命的敬畏。在热浪滚滚的夏天,荷花开得特别艳丽,那幽幽清香沁人心脾,真是濯清涟而不妖。然

而,当她盛开过后,便是冷峻,是孤寂,“凌乱寒塘谁与顾?”瞧!那一片枯叶,或一朵干了的莲蓬,抑或一枝茎骨,倒映于寒塘之中,与水共舞……在这冬日的水面无意雕琢,却成了一处风景,也成了艺术家笔下的一幅幅作品。

记得去年初冬到江西龙南参加世客会,期间看见一处池塘里的枯荷也似这般景象。忽然想起,翻看手机相册里的照片,无意间抓拍到的竟有几幅如真可以移入画框中,浓淡恰到好处,一幅天然的水墨画,透出几分刚劲。

我眼里的枯荷,她不是生命的终止,她的美还在延续,且有一番别样的意境。它所展现给人们的更是一种精神,一种风骨,它在积蓄生命绽放的力量。

冬日荷塘,她的美在我心中定格。

冬日荷塘

□曾美旋

而,当她盛开过后,便是冷峻,是孤寂,“凌乱寒塘谁与顾?”瞧!那一片枯叶,或一朵干了的莲蓬,抑或一枝茎骨,倒映于寒塘之中,与水共舞……在这冬日的水面无意雕琢,却成了一处风景,也成了艺术家笔下的一幅幅作品。

记得去年初冬到江西龙南参加世客会,期间看见一处池塘里的枯荷也似这般景象。忽然想起,翻看手机相册里的照片,无意间抓拍到的竟有几幅如真可以移入画框中,浓淡恰到好处,一幅天然的水墨画,透出几分刚劲。

我眼里的枯荷,她不是生命的终止,她的美还在延续,且有一番别样的意境。它所展现给人们的更是一种精神,一种风骨,它在积蓄生命绽放的力量。

冬日荷塘,她的美在我心中定格。